

聖

武

記

聖武記卷六

邵陽魏源撰

康熙乾隆俄羅斯盟聘記

俄羅斯國至明始大其地。衰絡滿洲蒙古。新疆衛藏之西北境。與中國相首尾。其國都在大西洋而東。接黑龍江者。特其邊鄙。云自古不通中國。其與中國交兵通盟聘。皆自康熙二十餘年之察罕汗始。察罕汗以前二十三世曰伊番瓦什里玉特者。當元明之際。始稱汗。初俄羅斯處西北近海。計由之地。臣服于元。及元亡後。俄羅斯族亦內亂。其部長乞援于西北之西費雅國。假其

兵力服屬諸侯而割那爾瓦城賂之自立爲汗其國寢  
強距察罕汗三第十三代汗當明嘉靖時南滅庫程汗  
阿斯坦拉汗遷其人于阿爾泰山北遂南與韃靼瓦剌  
鄰有大斯科四曰計由斯科其北海舊都也曰莫克窪  
斯科其新都也曰西畢爾斯科東接今黑龍江及漠北  
蒙古曰喀山斯科西接今雅爾哈薩克其新闢之地也  
又百有三十餘年而至察罕汗當康熙世最強盛又兼  
并斯科三曰司馬廉斯科曰郭羅多阿爾哈連斯科曰  
佛羅尼斯科于是有大斯科七斯科者若中國省治一  
大斯科所屬小斯科數十若府治柏興數百若縣治也

蒙古語謂民居曰拜姓明史謂之板升皆與柏興音近俄羅斯鄰蒙古或語同云

每大斯科設

總管官一曰噶噶林猶中國總督每小斯科及柏興設頭目猶守令其疆域東西北三面際海東西二萬餘里南北六千里其水皆入北海其山川城郭人物畜牧種植痘疫五方風氣部類別處師兵羅衛與中國大同其教崇耶蘇以之紀年其書橫行自左而右東合拉提諾西合托忒烏珠克而轉譯蒙古清漢文拉提諾者西洋字體托忒者厄魯特字體烏珠克者唐古特字體康熙四十四年俄羅斯貿易使至上閱其文字謂兼三體云初俄羅斯東邊接黑龍江者以外興安嶺爲界當

明末季我

大清兵方定黑龍江索倫達瑚拉及使

犬使鹿各部東北際海而俄羅斯東部曰羅刹者亦踰  
外興安嶺侵偏黑龍江北岸之雅克薩尼布楚二地樹  
木城居之兩師相值各罷兵既又南向侵掠布拉特烏  
梁海奪四佐嶺崇德四年 大兵再定黑龍江毀其

木城歸而未及戍守也兵退而羅刹復城之順治十一  
年遣兵於黑龍江逐之十五年調高麗兵逐之又數遣  
大臣督兵皆以餉不繼半途返順治十二年十七年俄  
羅斯兩附貿易商人至京師者奏書于 世祖絕不  
及邊界事康熙十五年貿易商人尼果賚等至 聖

祖召見之。貽察罕汗書令約束羅剎毋寇邊。久之未答也。而羅剎復東掠人畜于赫哲費雅哈地。較我逋逃阻我索倫貂貢。將割據黑龍江北東際海數千里。甌脫地上。以其密邇。留都不可使異族偏處。又重開邊釁。乃于二十一年遣都統彭春等以兵獵黑龍江。徑薄其郭。偵形勢于墨爾根。及齊哈爾。各築城戍之。置十驛通水運。又令喀爾喀車臣汗斷其貿易。令戍兵刈其田稼以困之。羅剎猶負固。二十四年四月官兵乘冰解水陸並進克其城。縱其人歸雅庫舊部。二十五年正月羅剎復以火器來據城。我師圍攻之。死守不去。時荷蘭貢使

在都稱與俄羅斯鄰乃

賜書付荷蘭轉達其汗時

察罕汗已卒新察罕汗嗣立知中國東方距已遼遠且  
限以行國非若西北之西費雅西南之圖里雅近在肘  
腋所必爭也海道往還迅速九月復書卽至言中國前  
屢賜書本國無能通解者今已知邊人構釁之罪卽遣  
使臣詣邊定界請先釋雅克薩之圍明年使由北方陸  
路至喀爾喀土謝圖汗境文移往復二十八年十二月  
始與我大臣索額圖等會議于黑龍江一循烏倫穆河  
上游之石大興安以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黑龍江之溪  
河盡屬中國山北溪河盡屬鄂羅斯一循流入黑龍江

之額爾呼納河爲界南岸盡屬中國北岸屬俄羅斯獵人踰界者禽之商旅無文票者禁之有逃亡者還之乃歸我雅克薩尼布楚二城定市于喀爾喀東部之庫倫而立石勒會議七條滿漢拉提諾蒙古俄羅斯五體文于黑龍江西岸于是東北數千里化外不毛之地盡隸版圖初新察罕汗故梟雄兒童時好爲戰鬪戲及卽位同戲諸人皆爲將日事攻戰二十年不解甲遣使索其前世所割之那爾瓦城于西費雅國不與連兵數載竟并其地數千里以己名名之曰散丕特里普爾斯科而遷都之于是其國大斯科八其七道置噶噶林鎮守之



而都城置大臣四總八道之治。又與圖理雅國之控葛爾汗爭阿藻城。并徵土爾扈特兵爲助。大戰拔城。控葛爾汗請和。乃還其城。而盡奪阿藻東北地。其兵長火器。準噶爾之擾喀爾喀及中國也。動言借俄羅斯火鎗兵六萬。以張聲勢。其實俄羅斯方西用兵。無南侵意也。及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敗滅。五十年。土爾扈特使由俄羅斯至。土爾扈特者。本與厄魯特爲四瓦剌之一。于明季與厄魯特不睦。西越哈薩克。投俄羅斯。俄羅斯以其行國也。指喀山額濟勒河之南。圖里雅之東。哈薩克之北。馬魯托哈無城郭地。與之使游牧。已七八十年矣。至

是聞準夷敗滅來貢

聖祖欲悉其要領乃使兵部

郎中圖理琛等往報之假道俄羅斯經西畢爾及喀山

兩斯科往反行三載以五十四年三月歸繪圖呈

御覽又爲異域錄數萬言記其所經河道皆流入北海

其近北海處夏至無夜中國水入北海者有色棱格河

在土謝圖汗部受鄂爾昆河土臘河之水徑俄羅斯境

而入北海使命往來皆由此出入焉我使臣過境時邊

臣以察罕汗命厚致禮餼以兵護行時察罕汗春秋四

十有一在位二十六年矣其後汗卒子幼其妃代臨朝

爲叩肯汗華言女主也雍正五年其使臣薩瓦復與我

喀爾喀親王策凌議喀爾喀北界自楚庫河以西沿布爾穀特山至博穆沙嶺爲兩國邊境而定市于恰克圖議定陳兵鳴礮謝天立誓時俄羅斯方攻取西藏西南五千里之務魯木以其地尙佛教請于 朝遣人至

中國學刺麻經典并遣子弟入國子監習滿漢語言文字居于舊會同館十年更代爲例乾隆十九年土爾扈特使復由俄羅斯入貢二十二年我師定西域叛賊阿睦爾撒納逃入俄羅斯 朝廷命理藩院移文索之

俄羅斯以渡河溺死聞旣而患痘眞死乃于明年移尸恰克圖請大臣往驗之而厄魯特叛賊舍楞害我副都

統復逃于俄羅斯我使索之又不與

上怒絕恰克

圖貿易而舍楞于三十六年誘土爾扈特全部十餘萬  
衆趨伊犁來降時俄羅斯與圖理雅國兵爭圖理雅以  
其先世控葛爾汗失地故世仇不服俄羅斯屢徵土爾  
扈特兵攻之土爾扈特兵不善戰憚于征役叛逃投中  
國

廷議諸臣恐以收納逃亡啟邊釁

高宗命

理藩院移文其邊吏告以伊犁本我地土爾扈特本中  
國部落舍楞乃我叛人歸斯受之無爽盟約俄羅斯無  
他言亦不問土爾扈特所往四十四年開市五十四年  
復以納我叛人閉嚴茶葉大黃出界之禁五十六年復

通市時汗位已數傳夫死妻立妻死子立其聘中國未嘗遣正使皆貿易人來附請大皇帝安朝廷亦因其人答之嘉慶十年今汗遣正使來至邊界議禮不合而返今汗者叩肯汗之子嗣母位地遠禮別使命不通故會典禮部載朝貢之國九鄂羅斯不與焉惟理藩院設庫倫辦事大臣掌蒙古與鄂羅斯貿易之事與東西兩將軍會商皆行文于其國薩那特衙門不直達其汗也俄羅斯既地廣物阜凡諸國至俄羅斯市者則衛藏以西沙章汗愛烏罕各部其外市則西至安集延伊犁哈密喀爾喀東至黑龍江秋高馬肥被璫捆貨而至面

白微頰高準采鬢髯紅瓊帽油韉帳居者布列恰克圖  
及黑龍江西岸恰克圖迤東爲車臣汗部十四卡倫地  
稍平衍迤西則高山密林中通峽溝卽色楞格河東岸  
綿亘至庫倫八百餘里天然險隘前此準噶爾強時曾  
以兵入鄂羅斯境不見一人遂由額爾口城深入六百  
餘里仍無敵踪準噶爾疑其設伏誘已遂遁還然自準  
噶爾爲中國所滅鄂羅斯亦震我兵威故從無入寇擾  
邊之事

松筠於乾隆五十六年言鄂羅斯女汗之子已長成年三十餘將來嗣母位云

臣源曰俄羅斯古不通中國漢書丁令在北海上唐書  
骨利幹國居瀚海北地北距海其卽今俄羅斯境域哉

魏書烏洛侯國從難水北行二十餘日有于已尼大水

卽北海或疑烏洛侯卽俄羅斯見皇清通考四裔類然魏史列高

麗百濟勿吉契丹諸東夷間又稱爲拓跋先世舊墟且

難水今黑龍江則所稱有于已尼大水者蓋塞外得水

謂海之例非俄羅斯北之大海明矣盛京通志云今黑龍江東北有大泊卽

于已尼大水又一統志幹難河卽黑龍江之源故黑龍江亦名難水惟元史稱阿羅思地

南去大都萬餘里太宗時諸王莽賚叩擊奇卜察

克進兵攻阿羅思降之是爲俄羅斯通中國之始蒙古源流

稱元太祖封其長子察罕然元史稱阿羅思地僅長千

岱于俄羅斯地方卽汗位有四百里廣半之則初境狹小尙不及今俄羅斯十分

之一蓋其立國始在左哈薩克西鄙部人蔓衍至西海  
元初自怛羅斯城以北至計由居馬皆在未稱汗以前  
其稱汗在元明之際故至康熙五十二年爲其國三百  
五十餘年也方乾隆中土爾扈特之棄俄羅斯而來也  
以俄羅斯與圖理雅國搏兵之故圖理雅一作普里  
社皆譯音之轉葛爾乃其汗名非國名一作洪喀爾  
一作洪豁爾方是時土爾扈特  
方憾其上國征役之迫播遷之勞故其詞皆貶小察罕  
侈張控葛謂控葛爾在俄羅斯之北征討俄羅斯察罕  
汗幾爲其所覆城環萬里富雄八溟而中國縉紳亦輒  
信之筆諸載籍荒矣哉夫圖理琛之奉使也稱所經地



距北海僅一月程其海濱夏至前後不夜而康熙六十年俄羅斯人至稱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爲冰海人不能至

聖祖謂始信古記北方層冰冬夏不化之言爲不誣蓋夏至不夜則冬至不晝故市舶但有東西南洋從無至北海之人是其國已極北迫近冰海安得復有大國在其北乎俄羅斯與荷蘭英吉利大西洋諸國接壤環峙搆兵通市而利瑪竇南懷仁諸地圖開方計里眉燦星臚何地更位置此數萬里之控葛爾商舶從未通人迹從未至乎今西洋互市數十國有普里社者偏俄羅斯西界蓋卽異域錄所稱圖里雅控葛爾汗

與俄羅斯構兵之國特譯音小殊粵人稱普里社為單

鷹皆以市船桅旗所畫區別之猶稱彌利堅為花旗璉國為黃旗瑞國為藍旗也歐羅巴例精

火器又我使臣止接其疆吏從不與汗相見而趙氏翼

謂其國無火鎗其汗通我侍衛俞氏燮已辯之然俞氏

不知羅刹僅俄羅斯東方之部落而謂羅刹即俄羅斯

謂羅刹之誤又謂利瑪竇南懷仁坤輿全圖不知有俄羅斯

斯今考利瑪竇圖以鄂羅為縛羅日縛羅答日縛羅得

相連又有葛勒斯國皆在北海之南地中海之北歐羅

巴東境接亞細亞之地正當俄羅斯國都地接音近南

懷仁圖說則曰歐羅巴州東北有莫哥斯未亞大國東

西萬五千里南北八千里中分十六道兵力甚強日事  
吞并其地極寒冬至晝僅二時皆卽鄂羅斯之明證不  
可謂佛蘭西非佛郎機英吉利非英圭黎榜葛刺非滿  
塔臘彌利堅非墨利加也乾隆末庫倫辦事大臣松筠  
撰綏服紀略亦闕控葛爾大於俄羅斯之夸誕惜語焉  
不詳今猶臚其事涉中國者餘詳海國圖志

舊唐書曰烏羅渾國卽後魏之烏洛侯也亦謂之烏  
羅護在長安東北六千三百里東與靺鞨南與契丹  
北與烏桓接云云是烏洛侯卽今索倫錫  
伯之地非俄羅斯益可證官書四裔考之誤

國初征撫朝鮮記

康熙四十五年

聖祖諭曰外藩惟朝鮮聲明文物

近中國我

太宗文皇帝親征其國時八道諸島軍

無不剽其國亡而復存故國人樹碑于

文皇帝駐

軍之地頌德至今其尤可嘉者當明末造固守臣節始終未嘗貳明大哉王言勸忠海外教忠百世乎朝

鮮舊貢青州逾海之地舜割爲營州周封箕子本中國

地也與盛京僅界鴨綠一江我

太祖高皇帝天命

四年明兵二十萬四路來侵朝鮮遣其將姜宏立以兵助明海蓋軍合營富察之野天反風疾雨火器卻焚我

師乘之大捷。姜宏立以兵五千降。

上歸其部將十

餘。以書諭國王李暉曰。昔明以兵救爾。倭難故。爾國亦

以獎勤明。勢不得已。非於我有怨也。今所禽將吏。以王

之故。釋令還國。王其自審去就。朝鮮不報謝。我軍征瓦

爾喀。復出境拒我。

瓦爾喀部在鴨綠江之北。與京之南。長白山之麓。與朝鮮接界。屢與

我烏拉部貝勒布占泰構兵。

太祖上賓。亦不遣使

弔問。而明總兵毛文龍招遼遺民數萬守皮島。亦名東

江。在鴨綠江口。去朝鮮及我朝東境各八十里。屢出師

襲沿海城寨。牽制我朝。與朝鮮犄角。會朝鮮叛人韓潤

鄭梅亡入我朝。請爲鄉導。構兵端時。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元年當明天啟七年朝鮮國王李倧嗣位之三年也正月命貝勒阿敏等率師征朝鮮渡鴨綠江先

敗文龍兵于鐵山遁還皮島遂克義州定州及漢山城屠其軍民數萬焚糧百餘萬長驅而進是月渡青泉江克安州唐太宗所攻安市城也進師平壤城中官民悉遁遂渡大同江次中和二月次黃州國中震恐求援于明及求成于我之使絡繹明遼東巡撫袁崇煥遣舟師援皮島又遣精兵九千徧三岔河圖牽制而我太宗亦恐明窺國兵虛實親出巡邊耀兵遼河岸爲備時征朝鮮之師已徧國都倭挈妻子遁江華島復遣使詣

軍謝罪江華島在開州南海中我軍無舟不能渡也乃遣使赴島宣諭而駐軍平山以待倭遣族弟原昌君李覺等獻馬百虎豹皮百綿綢苧布百布萬有五千於是遣使往江華島蒞盟三月庚午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和議成約爲兄弟之國初朝鮮之求成也諸貝勒等議以明與蒙古兩敵環伺國兵不可久出且俘獲已懾願宜許其成而阿敏慕朝鮮國都城郭宮殿之壯不肯旋師于是貝勒濟爾哈朗及岳託碩託乃密議令阿敏軍平山而先與朝鮮盟事成乃告阿敏阿敏謂已不預盟仍縱兵四掠乃使李覺復與阿敏盟于平壤城

上

復馳諭阿敏毋復秋毫擾乃分兵三千戍義州振旅而還四月李覺隨大軍入朝是秋從倭請召還義州之兵並許贖所俘人民定議春秋輸歲幣互市中江是年明經略袁崇煥殺毛文龍于雙島諸島兵無主三年我師伐明縱反間殺明督師袁崇煥五年將乘虛征諸島徵兵船于朝鮮使至其國三日乃見倭曰明國猶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國可乎自是漸渝成約七年賜倭書責以減我歲幣匿我逃人侵我蓐畜之罪并議罷遣使專互市是夏明毛文龍所部副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叛明以舟師二萬人自登州渡海來降遣使徵糧朝



鮮曰爾國視明猶父十輸其粟我今既爲兄獨不可與  
一次乎侬不從俟孔耿已歸藩陽獨我朝將吏在舟始  
發粟往濟然于所索會寧城逃人及布占泰之人屢書  
陳辯復加築京畿黃海平安三道十二城 上以書

責侬負義州互市之約停我緞布減我稂價

原議稂每兩價銀十

六兩朝鮮止給九兩又吳漢樞初至寧古塔煎服人稂半斤反腹瀉

國初稂價之賤如此且瓦爾

喀係女眞部落非布占泰蒙古之比謂我不當索昂觀

遼金二史八年春

上欲與明議和令侬轉達侬以

書告皮島守將迄無成議是冬侬使至拒索逃人及互  
市詞甚厲又欲坐我使臣于朝鮮大臣之下 上怒

却其幣留其使初朝鮮使來我朝亦屢使報禮又遣使往弔其祖母及王妃之喪其上書稱奉書貢物曰歲幣彼此相稱曰貴國敝國曰不穀蓋猶用鄰國通聘之禮也至是大軍平插漢部林丹汗得元傳國璽于是八和碩貝勒及外藩蒙古四十九貝勒表請上尊號上曰朝鮮兄弟之國宜與共議于是內外諸貝勒各修書遣使約朝鮮共推戴朝鮮諸臣爭言不可且以兵守我使臣我使臣英俄爾泰率衆奪馬突門倖遣人追付報書又以書諭其邊臣戒嚴有丁卯年誤與講和今當決絕之語我使并奪之以獻天聰十年當明崇禎八年

也。四月改元崇德。國大清。朝鮮使李廊等來朝賀。不拜。賜書令送質子。復不報。是時我朝已臣蒙古。破明軍。無內顧憂。乃于十一月祭告天地。太廟。堂子。

禡牙親征。馳檄朝鮮官民。討其敗盟之罪。十二月諸蒙古各以兵來會。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居守。命武英郡王阿濟格。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分屯遼河海口。以備明海師援襲之路。命睿親王多爾袞。貝勒豪格。分統左翼滿洲蒙古兵。從寬甸入長山口。命豫親王多鐸等統先鋒千有五百徑搏國都貝勒岳托等。以兵三千繼之。而上親率禮親王代善等諸軍進發。共十萬渡鎮江。

次郭山城降定州安州次臨津江江在國都北百餘里  
與都南之漢江夾拱王城者也時江冰未合及車駕將  
至冰驟堅六師畢濟而豫親王前鋒馬福塔等以三百  
騎潛襲王京敗其精兵數千保倉皇遣使迎勞城外款  
兵而徙妻子江華島白率親兵逾江保南漢山城皆其  
國天險也漢江一名熊津江其國都特以爲險餉運皆萃于此我軍入其都城豫  
親王及貝勒岳托亦定平壤抵王京合軍渡江圍南漢  
山城敗其外援者三敗其城中兵者再其前投朝鮮之  
瓦爾喀三百餘戶皆來歸上至分兵搜剿都城而  
親統大軍渡江敗全羅忠清兩道援兵遣使賫敕

往責朝鮮大臣。明年正月，旋師北渡營城東二十里江岸。其睿親王等左翼軍由長山口克昌州，敗安黃寧邊等州援兵萬有五千。至是來會，貝勒杜度送大礮至臨津江冰泮，復合如前。初，倭遣使告急于明，并檄國中諸道勤王欲固守，以待外援。時明國方急流寇，不暇卹鄰。登萊總兵陳洪範舟師出海，守風不敢渡。國中東南諸道援兵相繼奔潰，西北援兵逗撓，峽內不進。城中食且盡，我軍四路並出，分略諸道。如震霆烈燄，倭再上書請成。

上降勅切責，令出城親覲，并縛獻倡議敗盟之人。倭始奏書稱臣，乞免出城，適其妻子及大臣家口在。

江華島者我睿親王以輪挽小舸由陸出海礮沉其大  
艘三十而小舸徑渡敗其鳥鎗兵千餘遂入島城獲王  
妃王子宗室七十有六人羣臣家口百有六十六人皆  
客諸別室

上諭倭江華島已克家室無恙速遵前  
詔出城來見倭乃獻出倡議敗盟之宏文館校理尹集  
修撰吳達濟及臺諫官洪翼漢詣軍前

上敕令納

明所給誥命冊印委身歸命質二子奉正朔歲時貢獻  
表賀一如明國舊制有征伐調兵扈從并獻犒師禮物  
毋擅築城垣毋擅收逃人則三百年宗社數千里封疆  
保爾無恙倭頓首受命二月從數十騎出城先于漢江

東岸三田渡築壇設黃幄

上陳儀衛渡江登壇作

樂將士環甲肅列倭率其羣臣離南漢山五里許步行

我朝遣使迎一里外告以儀節

上降坐率倭及其

諸子羣臣拜

天禮畢

上還坐倭率其下伏地

請罪宣詔赦之倭復率諸子羣臣九頓首謝令坐壇下

左側西向位諸王上賜燕畢還其君臣家屬于王京二

月盡召回諸道之兵振旅而西倭及諸子羣臣跪送十

里外詔以朝鮮新被兵先免丁丑戊寅兩年貢物以己

卯年秋爲始如力有不逮臨時自有定奪朝鮮臣民樹

碑頌德于三田渡壇下四月倭送質子湮誤等至五月

攻明皮島以明降將孔有德等爲鄉導乘朝鮮兵船盡  
俘島衆數萬而還明人自是不復守島崇德三年

上將伐明徵朝鮮兵從失軍期降敕切責 命遣舟

師討東方庫爾喀之叛入熊島者俘其渠來獻六年大  
軍攻明錦州調朝鮮舟師五千運糧萬石尋倭奏言軍  
船糧船三十二艘并米石水手漂沒無存 上以從

前海運問遭風未有全漂者降 詔切責刻期督催

復運糧萬石船百有十五艘由大小凌河口進至三山  
島遭風礁所壞者五十餘艘又爲明水師所截擊僅存  
五十二艘至蓋州不能前進請從陸運 詔責朝鮮



三艘漂入明境。通信及見明兵船，不迎敵。又不由水路前進。朕亦安用此米爲？或棄道路，或載歸本國。聽爾自便。朝鮮臣李慶業大懼，請冒險水運。上許其改從。

陸止留火器兵千，斫役五百餘悉遣還。旣而運糧士馬久不至，遣使往朝鮮詰責，并鞠其大臣。得其尙書金聲、黑尼閣臣申得英阻撓狀。七年，錦州大捷，明遣使議和。上將許之，而將士咸欲進兵。上降敕詢倭令。

直陳所見，倭以止殺安民上符天意，對已復偵有明兵船二至朝鮮界。上嚴詰之，得其閣臣崔鳴吉、兵使林慶業等潛通明國書牘往來諸狀，逮訊治罪。八年九

月 世祖章皇帝卽位頌 太宗文皇帝遺詔免

朝鮮歲貢三之一順治元年以平定中原遣質子歸國  
免其歲貢之半并大赦其國中死罪以下其後康熙雍  
正乾隆三朝屢免貢額僅存十之一不悉書朝鮮雖外  
藩也實同內服自康熙以後國大饑則海運漕糧以賑  
之國中討賊則頒有功將士萬金以犒之明史告成許  
更正其先世莊穆王倬篡逆之誣皆他國所未有而使  
臣筵宴國王輒卽席賦詩其陪臣來貢亦輒預上元詩  
宴國雖不競于武而文學禮教有箕子遺風箕子以後  
至唐世都平壤在今都西四百里五代始東徙開州在今

距鳴綠江三百里

五代始東徙開州

今在

都之西二百里距鴨綠江五百餘里明初王旦又東徙今都夾熊津臨津二江之間以控制諸道其山脈自長白山之陽東南走四千餘里而至釜山際海與日本對馬島相峙一帆半日可達崇德三年日本島主平智連致書朝鮮增索土產器幣國王李倬獻其書并請遣使往以觀其變時日本觀釁而動卒慙我朝天威不敢犯朝鮮其國南北二千里分八道統郡四十有一府三十有三州三十有八縣七十

臣源曰有國家者禮義以爲防城郭甲兵以爲固自義黃以來不能偏廢朝鮮北距遼南東西三面距海東西

皆崇山絕島。惟釜山與對馬島相望。爲倭寇出入之關。由釜山入王京。必經全羅慶尙二道。而全慶之間。雲峰大邱皆可據之。險萬歷間。劉綎以兵五千戍全羅。二載海外截然。其王京踞八道之中。北倚叢山。南環滄嶠。忠州左右。烏竹二嶺。羊腸遶曲。有一夫當關之雄。倭嘗守此。以防明師之南渡。而明副將吳惟忠孤軍久戍。以備倭舶之內窺。是其地利非不可恃也。安平咸鏡俗尙弓馬。人驚悍耐寒苦。是兵非不可用也。徒以八道十九無城。不知王公設險守國之義。兵多長衫大袖。無訓練。又俗貴世官。賤世役。一切草莽梟桀之材。禁錮勃鬱。往往

東走倭西走遼爲腹心患故屢覆于敵國且平壤西北  
鴨渚二江俱南通渤海倭夷尤長陸戰儻別遣一旅斷  
平壤則王京無西南之援有國者自強爲上能審已結  
大援者次之故一意親附中朝馮藉聲靈折衝外侮自  
明至今卒收其效危蒙勵救之助安被怙恃之福所謂  
甲冑乎忠信干櫓乎禮義者則庶幾焉

乾隆征緬甸記

滇邊西南爲大理麗江永昌騰越正南爲順寧普洱元江諸府州地斜袤四千里皆與緬甸界而永昌之虎踞天馬二關其門戶大金沙江自西藏貫其國入海或言卽禹貢黑水入南海之路也漢朱波唐驃國明初一宣慰司耳萬歷中莽體瑞者吞諸部并臣木邦蠻莫隴州千厓孟密諸土司獨孟養再破緬而卒亦并于緬遂爲貝葉書與中國自稱西南金樓白象主與敵者惟南掌暹羅景邁古剌諸國及莽應裏爲劉綎鄧子龍所破擣阿瓦降酋帥其後巡撫陳用賓又約暹羅夾攻屢破之

由是不敢內犯。惟雄長諸部如故。與暹羅及古刺景邁  
世仇。明永歷入緬時。其遣臣散入各國。有馬九功者。爲  
古刺招明潰兵三千。有江國泰者。遣酋妻以女。各遣使  
約李定國于孟艮。將犄角夾攻緬而大清兵取永  
明王于阿瓦。于是李定國發憤死。二國之師失望而返。  
緬自負有獻俘功。益蔑視諸土司。竟國于西南。不臣不  
貢。雍正九年。景邁使至普洱求貢。乞視南掌。暹羅雲貴  
總督鄂爾泰疑而卻之。景邁者。世所傳八百媳婦國也。  
居景邁城者。爲大八百。居景線城者。爲小八百。在緬甸  
國東戶十萬。明世與緬同爲宣慰司。中滅于緬。旋恢復。

故世仇也。畏緬之偏求通中國以自重。緬恃其得內屬也。密遣人至車里土司探虛實。適遇南掌國貢使歸詢知景邁貢被卻。則大喜。陽言緬來歲亦卽入貢。旋興兵二萬攻景邁。而貢竟不至。其國都曰阿瓦。兼有十三路。南路近海爲洞吾。古刺北路爲孟密。孟養。孟拱。其東路爲木邦。孟艮。絕長補短約三千里。其孟密之蠻莫新街老官屯爲金沙江達阿瓦之道。直永昌。虎踞關外。明桂王舟行入緬之路也。其東木邦。孟艮在耿馬土司滾龍江南直普洱邊外地稍平。李定國吳三桂趨阿瓦之路也。緬稱君長曰莽。故木邦孟艮亦名莽國云。乾隆十九



年緬酋莽達刺爲錫箔諸夷所滅有木疏土司雍籍牙  
者雍一作甕以雍讀去聲而譌也考緬酋來文稱相傳  
一千七百餘年蓋其先世雍由者于漢和帝永元九  
年受印綬至乾隆庚戌凡千六百九十三年也唐  
有雍堯明有雍罕今有雍籍牙皆一姓相傳之證起兵  
克復阿瓦盡臣諸部惟桂家與木邦二土司抗不服遂  
與緬治兵相攻二土司敗先後走孟坑桂家者故明桂  
王官族之裔也世據波竜銀厰富甲諸部其酋官裏雁  
一作古利宴一作古既敗竄近邊其孥與賄爲孟連土司刀派春所  
奪桂酋妻囊占襲殺刀派春而自歸于中國宮裏雁尙  
在孟坑不知也我永昌知府楊重穀又誘致而戮之以  
爲功于是緬酋益無忌浸尋而及我耿馬土司且以兵

來邊外索木邦逸酋矣。囊占走依孟艮，嗾令內侵。及普洱南江外諸土司地，邊民一日數驚。我兵敗之，走求助于木邦。囊占復爲鄉道內犯。我總兵劉得成等三路皆敗。總督劉藻自剄死。時乾隆三十年，普洱邊外之警也。明年大學士楊應琚來督滇，會普洱賊漸退，得以其間收取孟艮諸地，分隸土目部署，略定而永昌邊外之孟連土司復以緬警告。初，我諸土司之近緬者，皆于緬私。有年例，自木疏據國後，諸土司以其故，等夷不復肯屬。而緬方與桂家木邦諸夷自相攻，亦未暇遠問也。及桂家木邦敗竄，我邊吏不扶之反，爲助翦所忌，遂漸及。

我內屬諸土司孟連之先故緬支屬不屑臣新緬而囊  
占兼怨孟連與緬欲搆使相鬪而受創于中國至是緬  
以兵徵其歲幣揚言將渡袞龍江亦與中國無與也而  
撫臣常鈞奏請普洱事畢當卽辦永昌邊外賊于是楊  
應琚移駐永昌屬吏喜功者遂爭言緬甸可取狀知騰  
越州陳廷獻者遣人招孟密土司不聽則誘致其所屬  
之孟斂土目來降使虛獻孟密又招致本邦故土司子  
弟之在孟坑者使虛獻木邦遂以外收二大土司地千  
里戶十數萬入告其實孟密木邦二部自在緬地非二  
姓所能獻也副將趙宏榜以兵數百襲蠻暮之新街克

之而其地扼金沙江水口。緬與中國互市處。據阿瓦上游。又爲賊必爭之地。不旋踵陷于賊。賊數萬尾而入直薄隴川之虎踞關。提督李時升檄諸將禦之。關外屢戰殺傷相當。輒以大捷奏。賊復分兵繞入萬仞關。掠永昌騰越各邊。越隴川江而出。會賊遣人請和。約互市罷兵。諸將許諾。賊渡猛卯江去。兵可以罷矣。而我所奏新收諸土司地。無以報命。于是李時升復檄諸將哈國興等進復新街蠻莫。阻于賊不能進。楊應琚亦檄總兵朱崙等進據木邦。木邦城空無人。自宛頂運糧以給。漳厲方興而賊大集。軍潰歸。時三十二年四月也。于是楊應琚

奏得不償失請棄新附諸土司地

上逮應琚李時

升等治罪時緬酋雍藉牙死其子孟駁實無內犯心諸邊臣張皇啟釁先後獲咎兵可以罷矣而其情不盡上聞上命明瑞以將軍兼總督發滿洲兵三千及雲貴四川兵二萬餘大舉征緬明瑞由木邦孟艮攻東路參贊額爾登額由孟密老官屯攻北路約會于阿瓦以九月二十四日啟行連旬雨潦又負糧以牛不能速至芒市易溼糧以行十一月二日始出宛頂越八日整隊至木邦守賊望風先遁留參贊珠魯訥按察使楊重英以兵五千守之通餉道明瑞自率兵萬二千爲浮橋渡

錫箔江賊軍二萬嚴壘蠻結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摩  
衆先據山左哈國興等三路登山俯薄之一呼直偪其  
壘黔兵十餘踊而入衆乘之賊披靡遂拔其柵復連破  
三壘而十二壘之賊皆宵遁賊復拒守天生橋我師遶  
道夾擊殲二千餘大獲糧械軍聲大振進至象孔迷失  
道而軍糧已罄明瑞念北路軍約由孟密入其地近孟  
籠有緬屯糧乃議向孟籠果大得糧濟軍時已深入二  
千餘里會歲除而孟密北路之師無消息復議取道大  
山土司向木邦以歸盡焚孟籠餘糧緬自去冬象孔改  
道後獲我病卒知我軍糧盡不向阿瓦卽悉衆來追我

軍且戰且行。每日先以一軍拒敵。卽以一軍退至數里外。成列待軍至。則成列者復迎戰。明瑞及觀音保哈國興更番殿後。步步爲營。每日行不三十里。自象孔至小猛育二千餘里之地。凡六十日而後至。其中又有蠻化之捷。時我軍山巔賊卽營于山半。明瑞以賊輕我甚。不可不痛創也。時賊識我軍號。每晨我軍吹波倫者三而起行。賊亦起而追我。次日五鼓復吹波倫三。則我軍盡出營伏。等以待賊。聞波倫聲。爭上山來追。萬槍突出。四面霆轟。賊無走路。潰墜者趾。頂相籍坑谷皆滿。殺賊四千餘。自是每夜遙屯二十餘里外。不敢近。明瑞休軍蠻

化數日。取所得牛馬犒士。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壘于要路。得波竜人引以間道由桂家銀廠舊址而出。會賊之分路襲木邦者已潰。我木邦之師戕珠魯訥執楊重英。于是木邦之賊亦至。額爾登額之進孟密也。中途阻于老官屯之賊。頓兵月餘。上以明瑞久絕軍報。趣

額爾登額移師援之。于是老官屯之賊亦至。明瑞行抵小猛育。賊已蝟集數萬。我軍尙分七營距宛頂糧臺二百里。而額爾登額之援不至。明瑞乃令軍士乘夜出度皆得以自達。而自與諸領隊大臣及巴圖魯侍衛數十人率親兵數百斷後。及晨血戰萬賊中。無不一當百。俄



領隊大臣札拉豐阿中鎗死巴圖魯侍衛皆散明瑞觀  
音保死之二月十日也事聞上以額爾登額擁重  
兵旣不能進取孟密以赴將軍之約及退軍旱塔間木  
邦告急可由旱塔間道往援總督鄂寧駐永昌七檄不  
應領隊侍衛海蘭察自請往援亦不許翻迂道回銅壁  
關內致木邦參贊之師潰于賊而于內地積餉之宛頂  
數程可達者又繞道行至半月致旱塔之賊皆萃大營  
而將軍復陷于賊情罪重大置極典并斬提督譚五格  
是爲征緬之前一役

明瑞之死也緬人不知餘威猶震緬懼再討使擺夷

達貝葉書請罷兵。副將軍果毅公阿里袞以聞。上以明瑞軍入關者尙逾萬。所喪亡不過十之一二。然將帥親臣皆捐軀。而緬夷求款未親。遣頭目非大舉無以雪忠憤。先命阿里袞鵬剿以懼之。三十四年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請督師。命爲經略。阿桂、阿里袞爲副。

將軍發索倫、吉林兵四千。健銳火器營四千。荊州、成都駐防滿兵五千。厄魯特、鄂倫春各三百。赴軍。傅恆以四月朔至永昌。騰越議進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沙江之西。若由東路錫箔江進。則阿瓦仍隔江外。乃議大軍從金沙江上游之戛鳩江。

亦曰蘭鳩江。亦曰檳榔江。經孟拱、孟養兩

土司地。陸行直擣阿瓦。而偏師卽由東岸夾江而下。進取孟密。而造舟于蠻暮。以通兩軍聲勢。時距霜降尙早。經略急于出師。謂師老則氣懈。不如及其銳用之。遂以七月二十日大軍啟行。渡戛鳩江而西。孟拱孟養各獻馴象四牛百頭。糧數百石。緬方秋成刈穫未暇。集兵又孟拱孟養非其腹地。故歷二千里。皆不血刃。而士馬觸暑雨已多。僵病又道路不習。難深入。惟阿桂東路軍萬餘新從虎踞關出。精銳可用。會九月下旬蠻暮野牛壩所造戰艦成。閩粵水師亦集。乃議兩軍并歸一路。經略耀兵諸土司地而還。亦以十月朔渡江。抵蠻暮。由蠻暮

江出金沙江。賊已列舟扼江口。水陸來犯。一軍營江灘。二軍分據兩岸。哈國興將水兵。阿桂、阿里衮各將陸兵。分趨兩岸。東岸陸賊先至。阿桂令步兵矢銃雨發而勁。騎左右衝入。賊大潰。哈國興及海蘭察率舟師乘上游。上風蹴之。賊舟自相撞擊。殺溺數千。江水爲赤。阿里衮亦敗西岸之賊。三路皆捷。而經略及阿里衮已病。諸將議不向阿瓦。惟老官屯有賊壘。爲前歲額爾登額頓兵處。欲取之以蕝事。老官屯臨大金沙江。賊分扼江之東西。而我師偪其東寨。寨據大坡。周二里。迤邐插于江。柵皆鉅木。入土甚深。外周以三濠。濠外又橫臥大樹。銳其

枝末外向此。緬夷拒敵之長技也。我軍先築土臺以大礮擊之。柵木堅偶折。輒補。哈國興乃伐箐中數百丈老藤。維以鐵鉤。令敢死士夜往鉤其柵。三千人曳藤以裂之。爲賊斧斷。經略又命火攻。先爲捍牌禦鎗礮。一牌可護十數人。昇以兩人衆。挾膏薪隨之。百牌齊進。踰濠抵柵。忽火回風反。遂卻。最後穴地及其柵底。實火藥轟之。柵突高起丈餘。賊號駭震天。我軍皆挺刃以待。俄柵忽落平。又起。又落者三。不復動。蓋柵坡迤下而地道平進。故土厚不能迸裂也。然賊自是震懼。柵有水門通江。阿桂又撥戰艦五十。越柵截其餉運。賊益懼。其渠帥遣人

立柵上遞緬文請和願結幕兩軍適中地親來受要約  
阿桂集諸將議進止皆主和乃遣使往責以進表納貢  
歸逃人反土司侵地緬則欲我歸其木邦孟養孟拱三  
土司議未決賊帥左顧而去哈國興單騎入其柵賊帥  
不見別遣人出謝請如約時阿里衮已卒於軍經略又  
病足退居銅壁關上以大軍再舉再破賊已足張

國威不忍將士久冒瘴癘諭經略班師適緬酋遣使十  
四人賚貝葉書詣經略饋獻方物自陳請入貢遂允老  
官屯之議班師遷孟拱土司于關內棄關外地留副將  
軍阿桂于雲南而緬旋背約不入貢亦不還所羈官兵

論者謂新街江口順流六日可至阿瓦使舍戛鳩江之  
行程與攻老官屯之日力以擣阿瓦有餘劉綎白文選  
再攻阿瓦皆輒破非堅城也卽爲城下之盟而還亦必  
能制其死命稱臣請貢無反側若老官屯偏在東岸止  
需留偏師羈縻之非能阻我邁進此與唐太宗頓兵安  
市城不直趨平壤者何異是役以出師過早失天時以  
頓兵堅壘失地利以多調客兵少募土勇失選士亦小  
夷氣數未燭天姑少延之歟水道提綱曰雲南通緬甸  
諸夷水路惟知有金沙江  
可通大舟不知潞江車里一派可通擺古湖滄鏡竜一  
派可通八百交趾皆可舟可航之水經理南夷者不可  
不講也三十五年老官屯目移書索木邦蠻莫孟拱三土  
北也

司副將軍檄責之。緬復留我。都司蘇爾相。上以緬

負險。知我師限于天時地利。故敢倔強。敕阿桂於

秋冬酌遣偏師。擾之。使奔命不暇。而緬方南向。用兵遲

羅阿桂請乘此大舉征緬。奉嚴譴。罷免。以溫福代

之。明年金川反。溫福阿桂皆赴四川。于是暹羅滅于緬

三十八年。緬目得魯蘊。至老官屯。請如前約。遣孟迺等

入關。議中國方急。金川不暇問。緬酋孟駁旋死。子贅角

牙立。四十一年。兩金川平。緬懼。請入貢。願出楊重英。蘇

爾相求開關互市。明年出蘇爾相。而楊重英不至。大學

士阿桂李侍堯赴滇。勘邊界。益兵備。四十七年。其酋孟



魯殺贅角牙而自立國人又殺孟魯而立孟雲孟雲者  
雍籍牙季子少爲僧前此兵燹皆未預聞也而值暹羅  
之難乃思附中國暹羅者居緬西南海與緬世仇緬酋  
孟駁于乾隆三十六年滅之而緬自連年抗中國後耗  
費不貲又其土產木棉象牙蘇木翡翠碧砒玳瑁及海口  
洋貨波竜廠銅特雲南官商采買者皆閉關罷市緬加  
戍東北而力戰東南其用日絀旣并暹羅徵取無蒞乾  
隆四十三年暹羅遺民憤緬無道推其遺臣鄭昭爲主  
起兵盡復舊封又興師侵緬地于四十六年航海來貢  
告捷

朝廷不使亦不止也至是昭子華嗣立亦材

武緬酋孟雲不能支乃東徙居蠻得五十一年 詔

封華邏羅國王于是緬益懼五十三年由木邦齎金葉表馴象金塔款關永貢并歸楊重英等表言已嗣國後深知孟駁父子前罪久欲進貢因邏羅侵擾是以稽遲乃 諭邏羅罷兵五十五年遣使賀 八旬萬壽

乞賜封並乞開關市許之遣使封爲緬甸國王定十年一貢嘉慶十年秋邏羅貢表又言方出師攻緬獲捷復頒敕諭解之是冬緬甸叩關求入貢疆吏以非貢期卻之而西南邊自是無緬患奉貢不絕

臣源曰蠻夷之性畏威甚于懷德畏沿邊土勇甚于官

兵畏鄰部之強又甚于畏中國其巢穴僻處海邊中國  
孟冬出師仲春避瘴當返勢難以五月之久犁數千里  
之庭故夜郎倔強悉索敝賦以奮螳臂之拒一聞兩金  
川滅而震疊求貢再聞暹羅封而稽首請臣三聞暹羅  
見親于中國且非貢期而貢媚蓋前明萬厯中滇撫陳  
用賓嘗約暹羅夾攻緬其國幾覆李定國又嘗約暹羅  
古剌將來攻緬是其傷弓覆車之戒震鄰切膚之災于  
以知暹羅之大可用也次則騰越野人亦平緬勁旅彼  
其水土氣力皆同非若中國之限于險遠又暹羅景邁  
皆緬世仇誠能水陸並舉新街則以野人土兵爲前驅

海道則以暹羅景邁爲犄角使首尾不顧必可一舉殄滅鄂爾泰不知用景邁去緬所忌始偃蹇於南徼劉藻不知用桂家及茂隆廠而緬遂駁淫于內地及阿桂久習滇事思用暹羅而又值朝廷厭兵之時孫士毅復不知用暹羅而失安南於垂得用兵者其可不中賊所忌馭夷者其可不衆建而分其勢哉且萬厯中滇人又嘗用孟養制緬矣孟養斷緬餉道緬酋一軍飢困垂斃止待滇兵二千塞隴川之路而巡撫王凝檄止之使賊得外援間道逸去致孟養反并于緬緬遂尾大不掉夫字小者大國之仁伐交者上兵之智臣是以反復于

聖元言 卷六 三  
前代以蠻攻蠻之成效而知蚌螭相持漁者坐利固不在勤天下之力以求之也

入緬路程

見師範  
演纂

由騰越州城南六十里爲囊宋爲南甸土司故爲府由南甸左行六十里爲龍抱樹又五十里爲杉木籠山山之險者也又三十里爲蠻隴又六十里爲隴川土司又四十里爲邦中山又一百里爲猛卯土司凡四百五十里自南甸右行二十里至沙冲二十里至猛宋五十里至黃陵崗五十里至干崖土司八十里至盞達土司三十里至太平街又

自翁輪三十里至銅壁關凡三百五十里此自騰  
越州南分左右之里數也自隴川八十里至腊撒  
土司戶撒在其北三十里自腊撒至鐵壁關八十  
里山鐵壁而左二十里至蠻等七十里至虎踞關  
又五十里至南喜三十里至等拐又十里至天馬  
關此境內南行之里數也至於臨夷之路則有五  
一自騰北道四程至茶山界自騰西道八程至里  
麻界十程抵孟養境一自州南一程至南甸二程  
至干崖四程至盞達蠻哈山十程由蠻暮至猛密  
二十七程至緬甸三千里有奇至南海一自騰南

一程至南甸四程至隴川自隴川西南又十程至  
猛密轉達緬自隴川東道又十程至木邦轉達景  
線國一自騰東南道二程至蒲窩二程至芒市轉  
達鎮康舊謂古臨夷之路皆撫剿所必由惟茶山  
而西號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難於舟筏而  
茶山里麻前明設有兩長官司明季時爲野人所  
驅奔入內地今尙有旱土司後裔已爲齊民其地  
閉塞不通久矣至阿瓦之道出銅壁鐵壁虎踞三  
關皆可乘船赴緬惟猛卯出天馬關陸路多於水  
道前用兵時密探其路自天馬關五十里而小濫

又五十里而薏布三十里而猛卡四十里而蠻空  
四十五里而猛老四十里而猛勒四十五里而蠻  
黑六十里而猛密土司三十里而布亞七十里而  
章谷洞三十里而尼孤凡五百九十五里然後下  
船兩日卽抵阿瓦。歷彥得上漿謬直埂至阿瓦約  
三百里計天馬關至阿瓦水陸兼行不過九百里  
耳。而明將軍征緬由木邦出天生橋取宋寨其地  
散漫小徑叢出深入無繼必至潰散。傳經略由萬  
仞關四十里歷猛弄蠻理止丹來戛南盤河又三  
十里出戛鳩渡江十里蠻乃三十里蠻報又三十



里麻里而至猛拱百五十里南烏賴三十五里沙河三十里深溝又六十里而至孟養其地至阿瓦甚遠且路徑不熟炎天瘴盛因回師而駐老官屯其路則出鐵壁關五十里而至猛卡又五十里而至楞木又十里而至洗怕河歷猛允猛暎而至新街趙宏榜所收績處也南行卽爲老官屯臨大金沙江賊分扼江之東西我軍偪其東寨而駐故有造船之議謂元人征緬以此取勝也要在熟悉地勢多集兵力出其不意耳緬人善於操舟舟之頭尾多置西洋大礮施轉如飛趙宏榜新街之敗爲

其礮所擊潰。又提督常青言三十四年駐兵江岸。時月夜見江中出數象。象背載數十人。逆流起伏。甚捷。水中用象載戰兵。古所未聞。并志之以諭知兵者。

乾隆征撫安南記

黎氏自明以來世王安南順治十六年王師定雲

南國王黎維禔遣使至軍康熙五年繳所受明桂王勅印詔封維禔安南國王時莫元清尙據高平亦受

都統使職屢構兵六年黎維禔襲奪高平莫元清率三千口走雲南七年朝廷諭黎氏以高平泗州還元

清十三年吳三桂叛維禔復乘間攻取高平於是安南盡歸黎氏自後請六年兩貢並進六傳至維禔而有阮氏之亂初明嘉靖中安南爲莫登庸所篡國王黎維諱走保清華至孫維潭起兵破莫復國實其臣鄭憶阮口

之力。世爲左右輔政。後右輔政鄭氏乘阮死幼孤兼攝左輔政。專國事。而出阮氏于順化。號廣南王。由是阮鄭世仇。構兵及黎維禰權益下移。僅守府。棟遂殺世子。據金印有篡志。而忌廣南之強。乃誘其土酋阮岳阮惠共攻滅廣南王于富春。阮惠自爲泰德王。鄭棟自爲鄭靖王。兩並抗黎王。無如何也。安南所都曰東京。卽交州。唐都護治所。而以廣南順化二道爲西京。卽古日南。九真地。中隔海口。世爲廣南。阮氏割據。兵強於安南。乾隆五十有一年。鄭棟死。子鄭宗鄭幹內閔。幹遣其臣貢整請廣南兵以滅宗。于是阮氏復專國。黎維禰犒以兩郡。且

妻以女。明年維禎卒。嗣孫維祁立。阮惠盡取象載珍寶歸廣南。使貢整留鎮都城。貢整思扶黎拒阮。乃以王命率兵奪回象五十。而阮岳亦於廣南要奪其輜重。阮惠歸治城池于富春壘。而使其將阮任以兵數萬攻貢整于國都。整戰死。維祁出亡。阮任遂據東京。四守險要。亦有自王志五十三年夏。阮惠復以兵誅阮任于黎京。而請維祁復位。維祁知其叵測。不敢出。惠知民心不附。盡毀王宮。挾子女玉帛。舟回富春。留兵三千守黎京。有高平府督阮輝宿者。扈嗣孫母妻宗族二百口。由高平登舟遠遁。至博滄溪河。廣西太平府龍州邊也。冒死涉水。

登北岸其不及渡河者盡爲南岸追兵所害兩廣總督孫士毅廣西巡撫孫永清先後以聞且言推固子奪惟上所命上以黎氏守藩奉貢百餘年不屑乘危利

其土地宜出師問罪以興滅繼絕先置其家於南寧府遣其陪臣黎侗阮廷枚等回國密報嗣孫安南地東距海西接老撾南與占城隔海北連廣西雲南東西千有七百餘里南北二千有八百里有五十二府其十二府爲土司所居實止四十府共分十三道此時未陷者清華道四府十五縣宣光道三州一縣興化道十州二縣又上路未陷下路已陷者安道四府十二縣山西道五

府二十四縣京北道四府二十縣太原道三州八縣其  
上路已陷下路未陷者山南道九府三十六縣海陽道  
四府十九縣惟廣南順化二道本阮酋巢穴又據高平  
一府諒山一府七縣二道以捍遏內地 上命孫士毅移  
檄安南各路示以順逆早反正時維祁弟維袖維祉皆  
出避難維袖死宣光城維祉由京北波蓬廠來投孫士  
毅以維祉有才氣欲令權攝國事 上慮其兄弟日

後嫌疑不許乃令土田州岑宜棟護維祉出口號召義  
兵會阮廷枚等以嗣孫復書至乞轉奏于是安南國土  
司及未陷各州官民爭縛偽黨獻地圖又關外各廠義

勇數萬皆乞餉團練請爲嚮導時阮惠兄弟亦敝關請貢以其國臣民表至言黎維祁不知存亡請立故王維禡之子翁皇司維謹主國事并迎其母妃回國上知阮惠欺維禡愚懦易與狡計緩師令孫士毅嚴斥之安南進兵路三一出廣西鎮南關爲正道一由廣東欽州泛海過烏雷山至安南海東府爲唐以前舟師之道一由雲南蒙自縣蓮花灘陸行至安南之洮江乃明沐晟出師之道孫士毅及提督許世亨率兩廣兵一萬出關以八千直擣王京以二千駐諒山爲聲援其雲南提督烏大經以兵八千取道開化廳之馬白關踰咒河入



交趾界千有百里而至宣化鎮較沐晟舊路稍近雲貴  
總督富綱請行上以一軍不可二帥令駐邊外都  
竜餉運十月末粵師出鎮南關詔以安南亂後勞  
瘁不堪供億其運餉內地滇粵兩路設臺站七十餘所

王師所過秋毫無擾孫士毅許世亨由諒山分路

進

諒山卽宋廣州秋  
青奪崑崙關處也

總兵尙維昇副將慶成率廣西兵

總兵張朝龍李化龍率廣東兵時各土兵義勇隨行聲  
言大兵數十萬各守隘賊望風奔遁惟扼三江之險以  
拒十一月十三日尙維昇慶成以兵千餘五鼓抵壽昌  
江賊退保南岸我兵乘之浮橋斷皆超筏直上賊霧中

自相格殺我兵遂盡渡大蹂大膊張朝龍亦破賊柱石十五日進軍市球江江濶且南岸依山高於北岸賊據險列礮我師不能結筏諸將以江勢繚曲賊望不及遠乃陽運竹木造浮橋示必渡而潛兵二千於上游二十里溜緩處小舟宵濟十七日我師乘筏薄岸相持正急適上游兵已繞出其背乘高大呼下擊聲震山谷賊不知王師何自降瓦解潰北十九日薄富良江江卽在國門外賊盡伐沿江竹木斂舟泊對岸然遙望其陣不整知衆無固志乃覓遠岸小舟載兵百餘夜至江心奪其戰艦一遂載兵二百餘許世亨親帥之渡江復奪小舟

三十餘更番渡兵二千分擣賊營賊昏夜不辨多寡大潰焚其十餘艘獲總兵侯伯數十黎明我師畢濟黎氏宗族百姓出迎伏道左孫士毅許世亨入城宣慰而出城環土壘高不數尺上植叢竹內有磚城二則國王所居宮室蕩盡而黎維祁匿民村是夜二鼓始出詣營見孫士毅九頓首謝捷聞初王師之出也

上慮事成

後冊封往反稽時致王師久暴露于外先命禮部鑄印內閣撰冊郵寄軍前孫士毅遂以二十二日宣

詔

冊封黎維祁安南國王並馳報孫永清歸其家屬維祁表謝請于乾隆五十五年詣京祝八旬萬壽

詔俟

安南全定維祁能自立許來朝是役也乘思黎之舊民  
與各廠之義勇先驅鄉導又許世亨二張等皆新自臺  
灣立功之戰將故得以萬餘兵長驅深入不匝月而克  
復國都其雲南烏大經之兵尙未至也 詔封士毅

一等謀勇公許世亨一等子諸將士賞賚有差時阮惠  
已遁還巢穴孫士毅謀造船追討孫永清奏言廣南距  
黎都又二千里用兵萬人設糧站卽需運夫十萬與鎮  
南關至黎城等 上以安南殘破空虛且黎氏屢世  
孱弱興廢未嘗非運數旣道遠餉艱無曠日老師代其  
搜捕理 詔卽班師入關而孫士毅貪俘阮爲功師

不卽班又輕敵不設備散遣士兵義勇懸軍黎城月餘  
阮氏諜知虛實於歲暮傾巢再舉襲國都而我師方信  
其來降之誑詞晏然不知也明年正月朔軍中置酒張  
樂夜忽報阮兵大至始倉皇禦敵賊皆象載大礮衝陣  
我師衆寡不敵黑夜自相蹂躪黎維祁挈家先遁滇師  
聞礮聲震天亦退走孫士毅奪渡富良江卽斬浮橋以  
斷後由是在南岸之軍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以下  
官兵夫役萬餘皆擠溺死焉士毅走回鎮南關盡焚弃  
關外糧械火藥數十萬士馬還者不及一半其雲南之  
師以黎臣黃文通嚮導得全返黎維祁母子復來投奏

聞 上以士毅不早班師且阮惠已敗復來必非旦

夕所能糾合何漫無籌備致挫國威損將士命褫職來

京待罪以福安康代之阮惠既踞安南自知賈禍大懼

王師再討又方與暹羅構兵恐暹羅乘其後敍關謝罪

乞降改名阮光平

明史安南國王皆有二名以其一名事中國列表奏

遣其兄子

光顯賫表入貢言守廣南已九世與安國敵國非君臣

且蠻觸自爭非敢抗中國請來年親覲京師并願立廟

國中祀死綬將士又聞暹羅貢使將入京恐媒孽其短

乞 天朝勿聽其言福康安先後以聞 上以維

祁再弃其國并冊印不能守是天厭黎氏不能存立而

阮光平既請親覲非前代莫黎僅貢代身金人之比且  
安南自五季以來曲矯吳丁李陳黎莫互相吞噬前代  
曾郡縣其地反側無常不足厯南顧之憂乃允其請其  
黎維祁賞三品銜編旗安置京師五十五年阮光平來  
朝視釐宴熱河山莊班親王下郡王上賜冠帶受封歸  
次年擊敗黎維祉及萬象國之師來獻捷五十七年三  
月卒子阮光纘嗣立年十有五上以阮邦新造人心  
未定且阮岳尙在廣南吳文楚久握兵柄主少國疑  
防有變動特調福康安雲貴總督備邊又遣按察使成  
林諭祭並密偵其國成林旋以國事确定聞乃止初阮

氏世王廣南以順化港爲門戶與占城暹羅皆接壤西  
南瀕海有商船飄入港者非西風不得出輒沒入其貨  
卽中國商船偶入亦倍稅其半故紅毛暹羅占城諸國  
商船皆以近廣南界爲戒阮光平父子以兵篡國國用  
虛耗商舶不至乃遣烏艚船百餘總兵十二以採辦軍  
餉爲名多招中國沿海亡命啗以官爵資以船械使嚮  
導入寇閩粵江浙嘉慶初各省奏禽海盜屢有安南兵  
將及總兵封爵勅印 詔移咨安南尙不謂國王預

知也暹羅旣與廣南積怨會黎氏甥農耐王阮福映者  
本名種此奔暹羅暹羅妻以女弟助之兵克復農耐勢  
其改名



日強號阮屢與新阮戰奪其富春舊都

嘉慶九年兩廣總督倭什

布奏言安南夷艇由順化港而入瓊州洋面緣順化為安南富春門戶富春其國都也案此乃西都非東都

并縛獻海賊莫扶觀等皆中國奸民受安南東海王及總兵偽職又上其攻克富春時所獲阮光纘封冊金印是為嘉慶四年

詔以阮氏父子臣事

天朝乃

招納叛亡藪奸誨盜負恩莫大今國都冊印不保滅亡已在旦夕足徵傾覆之不爽其命兩廣總督吉慶赴鎮南關勒兵備邊俟阮福映攻復安南全境以聞七年十一月阮福映滅安南遣使入貢備陳搆兵始末為先世黎氏復讎其舊封農耐本古越裳之地

案明史占城老撾者古越裳地則農

耐當與接壤今兼并安南不忘世守乞以越南名國  
在廣南之西

詔封越南國王初乾隆五十四年黎維祁之安置京  
師也其舊臣黎何等四人堅不薙髮易衣冠且言國王  
弟維祉與其宗黨舊臣屯聚自保義師甚衆欲出關圖  
恢復上以阮光平旣歸順錫封無更張理而黎何  
等流離播遷不以盛衰爲去就尙忠于所事特勅阮光  
平送出黎維祇妻妾弟妹毋俾失所事未行及嘉慶七  
年阮光纘減于是詔黎臣懷故土者隨黎維祇遣  
櫬歸國蓋新阮纂黎十餘年而復減于舊阮今修職貢  
者非復前日阮氏云

臣源曰安南形勢西都強于東都故黎莫二阮迭興皆先據清華順化者勝當大兵之分道入安南也其正兵由廣西出關直走東都其奇兵當由廣東欽州海道入順化海口以覆其巢穴或由雲南孟氏土司地趨安南之水尾州造船直襲廣南順化并傳檄暹羅許其報怨夾攻分地則阮氏棄東都後走無所歸必可成禽而絕後患若近北而爲沐晟蓮花灘之路再北而爲烏大經馬白都竜之路距賊舊巢益遠故兵至國都不能復進考明征安南三次其後二次沐晟亦山水尾州進蓋其時將帥諸臣止議夾攻國都之賊而未計及傾巢掃穴云然天厭黎氏假阮氏

爲驅除

聖朝初無利其尺土一民之心繼復申班

師速歸之諭以彼鄰敵外侵舊黎內訌使諸臣能悉稟

廟謨從事固再舉而版圖可擴乃

天朝雖縱

舍之而彼亦旋爲暹羅所覆地爲越南所并栽培傾覆  
先天不違視明代再征安南興師數十萬而俛得俛失  
者其事倍功半又何如也

明一統志曰入交通三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  
雲南山廣東則川水軍伏波以來皆行之廣東道  
宋行之雲南道明始開廣西亦分爲三從憑祥川  
人者由州南關臨一日至交之文淵州城壘驛復  
經脫朗州北一日至諒山府又一日至溫州之北  
險徑半日至鬼關又一日經溫州之南新麗村一  
日至保祿縣半日至昌江又一日至安越縣南市  
橋江下流北岸一道由思明府入過摩天嶺一日

至思陵州過辦強隘一日至祿平州州西有路一  
日半至諒山府若從東行過千里江此江永樂中  
黎季犛堰之以拒王師後偵知其堰處乃決之以  
濟師一日半至安博州又一日半過耗軍洞山路  
險惡又一日半至風眼縣又分二道一道一日至保  
祿縣亦渡昌江一道入諒山府亦一日至安越縣  
之南市橋江北岸各與前道會其自龍州入者一  
日至平爾隘又一日至七淵州二日至文蘭平茄  
社又分爲二道一道從文蘭州一日徑右隴縣北  
山徑鬼門關平地四十里渡昌江上源徑右隴之  
南沿江南岸而下一日至世安縣平地至安勇縣  
又一日亦至安越縣之中市橋江北岸一道從平  
茄社西一日半經武岸州山徑二日至司農縣平  
地又一日半亦進至安越縣之北市橋江上流北  
岸市橋江在安越縣境中昌江之南諸路總會之  
處隨處皆可濟師一日至慈山府又至東岸嘉林  
等縣渡富良江以入交州雲南亦有二道其一道  
由蒙白經蓮花灘入交州之右隴關下程瀾峒循  
洮江源右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  
五日至鎮安縣又五日至夏華縣又二日至清波

縣又三日至臨洮府洮水卽富良江上流其北爲  
宣化江南爲沱江所謂三江者也臨洮三日至山  
園縣又二日至興化府卽古多邦城白興化一日  
至白鶴神廟三岐江又四日至白鶴縣渡富流江  
其一道自河陽隘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源州又  
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化州又二日至端雄  
府又五日至白鶴三岐江然皆山徑欹側難行其  
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勢平夷乃大道也若廣東海  
道自廉州烏雷山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  
之海東府若沿海岸以行則烏雷山一日至永安  
州白龍尾二日至玉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  
一日至廟山廟山一日至屯卒巡司又二日至海  
東府海東二日至經熟社有石隄陳氏所築以禦  
元兵者又一日至白簾海口經天遼巡司南至安  
陽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又南至多漁海口各有  
支港以入交州自白簾而人則經水棠東潮二縣  
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江其自安  
陽海口而人者則經安陽縣至荆門府亦至黃徑  
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者  
則取古齋又取古陽孫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

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漁海口而入者  
則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岐溯洪江至快州經鹹  
子關以入多漁南爲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  
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  
之大略也交州之東有海陽荆門南策上洪下洪  
順安快州等府去海頗遠各有支港穿達迤邐數  
百里大艦不能入故交人多平底淺舟以便入港云